劉基集/06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劉基集
卷六

► 卷七

卷六

記

季氏湖山義塾記

青田之山，其上四十里，有泉，彙而為潭。繇潭入谷十有五里，是為高湖之源。其上多奇峰絕，大水之所盤蔚，獻奇納秀，故士多俊彥，室常殷阜，季氏其一也。

有名謙字伯益者，好學尚義，故其家日裕。乃謂其人曰：「人孰不愛其子孫？而不知所以愛之者。今有良田美宅，綿亙阡陌，堆金積帛，充斥梁棟，自以為用之不竭、享之無窮也。一旦光銷影鑠，而無纖芥之留者，何耶？驕淫生於富溢，而縱欲敗度之子，常由不寤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。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，彷徨無所容其身，雖欲效織蒲補履，以食其餘年，且不可得。若是者，雖其人之不肖，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。今予幸藉先人餘業，以自免於凍餒，未嘗不惴惴於吾身，況能保於其子孫？故願製產以建讀書之所，延名儒為師，以訓子弟，以及族姻之人，咸知所學。大則修身齊家，以用於時，小亦不失為鄉里之善士，不亦可乎？」乃築於其居之側，以為堂，中設孔子像，旁列齋舍，翼以廊廡，繚以周垣。買田若干畝，以給師、弟子之食。萃其族之子弟，悉入學。於是襟佩衣裳，肅肅有容；弦誦之音，藹藹旁達。入其鄉者，莫不感歎而慕悅也。嗚呼！若季氏者，真知愛其子孫哉！由是達於一鄉一邑，以播於天下，使人人聞而

效其所為，則將見比屋皆為賢士大夫，而愚不肖者寡矣。

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，且請為之記。予既樂鄉里之善人，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，故喜而書之。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。

尚友齋記

尚友齋者，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。「尚友」之云，出自《孟子》，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，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，抑必有其故哉！

曾子曰：「君子以友輔仁。」天下之大倫五，友居其一。人不可以無友也。孔子曰：「毋友不如己者。」以時抱英俊之才，勤學而好問，直諒而多聞。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，而又求友以自益。其不如以時者，以時弗與友也，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，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於今，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；取諸人或得鄉原焉，其為損也不少，夫何為而不懼哉？凡物之相從，必以類氣之所感，不召而集。故豐山之鍾，得霜而鳴；陽燧之火，見日而炬。是故文王作而伯夷、太公歸，闔閭起而子胥、孫武至，魏文侯為君而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幹木之徒出焉。人而尚友，天下之友以類來矣。猶以為未足，則必尚論古之人。古之人有顏淵者，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，我則以之修吾德；有季路者，人告之以過則喜，我則以之去吾慝；有成湯者，與人不求備，檢身若不及，我則以之處己而接物也。夫如是，其庶幾哉！

嗚呼！天下未嘗無善士也。孔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」而況於天下也哉！一人之身，未嘗無一善也。屈子曰：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。」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！《詩》曰：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」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」勖哉以時，無徒嘐嘐然曰「古之人、古之人」也。

友梅軒記

皋亭之山，有隱者焉，以「友梅」字其軒，環其居，皆梅也。

或曰：「友者，人倫之名也。君子以友輔仁。人求其友，必於人焉可也。梅，卉木也，人得而友之乎？生於世，為人焉，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，斯人也不既怪矣乎？」劉子曰：「否。彼固有所激而云也。夫彼所謂隱者也，不同乎人而隱。彼固自絕於世之人，

而卉木之為徒也；彼固以斯世為不足乎己，而隱以為高；彼固謂人不足與友，而卉木良我友也；彼誠有所激哉！世之如管、鮑者希矣！刺於谷風，嗟於桑柔，臏於涓，賣於寄，累於灌夫，蠅營狗苟於拜塵之人，友之而不為損者，鮮矣哉！人不可以無友，彼將何所取哉？梅，卉木也，有歲寒之操焉。取諸人弗得矣，舍卉木何取哉？且此物非徒取也。淩霜雪而獨秀，守潔白而不汙。人而象之，亦可以為人矣。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，氣類以感之，直諒多聞之友，不遠千里來矣。然則斯人也弗怪矣。」

隱者聞之，曰：「子知予，請書之。」遂書以記於軒。隱者王其姓，昶其名。記之者，栝蒼劉基也。

海寧應氏墓庵記

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，予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，其子元亨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：「元亨之先人隱居於鄉，不求聞於公卿。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《銘》，今死者已即安於土中。謹築於其傍，為間十有二；買田以供祭祀，為畝十有九。懼來者之弗獲承也，心竊悼焉。先生幸不遺予，願卒記之。」惟古建國，民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，大夫守之。自周為秦，法廢久矣。室其墓而置守焉，孝子之良心也，斯可以記。遂為之詞曰：

維海寧以州隸杭，面山負山，厥土廣斥塗泥，民質以良。有鄉長平，裏曰皇岡，應氏居之，世載德以昌。弗競弗求，惟田惟桑。教子弟以書，炳炳琅琅，肅肅蹌蹌，以不愆於義方。不詭其逢，而守其常。乃耆乃康，戴玄履黃。七十有八年，皓皓洋洋，遊葛天而泳陶唐。有子克承，既妥厥靈，以固乃藏。繼斯述斯，有躋勿顛，以蘇以揚。其墓伊何？樹之以楊；其室伊何？玄楹堊牆。象設有嚴，訶禁不祥。伐石鐫辭，以識歲年，子子孫孫，以永不忘。

杭州實庵和尚福嚴寺記

杭州屬縣曰仁和，縣北三十里，有溪焉，曰義溪。故宋嘉定中，有姓陳氏名迥者，廬於溪上。好清淨，不偶於流俗，遂舍身為浮屠，名其廬曰福嚴。有弟子二人，曰如春、明皓。江南既平之明年，始賜院額。既而迥與春俱卒。卒後皓為僧司都綱，領教門事，乃以其衣食之餘，貿民田，廣其院。皇慶二年冬，朝廷賜額為福嚴寺，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。泰定乙丑，皓始建佛閣，閣成而皓卒。皓有弟子三人，曰崇實、崇志、崇行。實繼皓卒，崇志始刻於優曇花於閣。志卒，崇行始新僧堂。後至元庚辰，乃建大雄寶殿。壬

午，構圓通殿。甲申，作庫院。丙戌，新作山門，廊廡鍾樓、軒廳丈室、塔院期堂、以及庖湢圊溷，無不備具。於是舡有坊，工有室；松門石徑，繚繞紆鬱；丹堊金碧，日閃月映；朗朗如也，奕奕如也。蓋自迥師至行，積勤累勞，五六傳而始就，可謂難矣。非繼志者之得其人，能如是乎？

至正辛卯，寺成，將樹碑，求文以志其所自，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。予時臥病江澨，介以遠弗達，而倩於人為文，假予名，歸於師。師覽其言詞大鄙陋，弗稱心，甚不懌。而不知其果為予作與否，業已請，不欲易也。將勒石，命褚奐書之。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，頗知予，力辨其妄。乃與師偕詣餘，求真文。予時已具舟將歸，倉卒不克就。會饒信告急聲洶洶，予狼狽上道，遂不能記。明年，予以事至杭，師聞即來，猶礲石待予言。嗚呼！予之言何足為世重輕？至有偽為之者！而師之求必於予，曠歲月以俟之，愈久而志愈固，使余不幸死於道路，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？浮屠氏之學，予不及知，而師之堅忍不二，則於是乎見矣。師號實庵，皓師號東岩。記之者，括蒼劉基；而書之者，武林褚奐也。

飲泉亭記

昔司馬氏有廉臣焉，曰吳君隱之。出刺廣州，過貪泉而飲之，賦詩曰：「古人云此水，一歃懷千金。試使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。」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，而後世之稱廉者，亦必曰吳刺史焉。有元憲副吳君為廣西時，名其亭曰飲泉，慕刺史也。而憲副之廉，卒與刺史相先後。至正十四年，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「飲泉亭」三字徵予言。

予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，或病其為矯，心甚不以為然。夫君子以身立教，有可以植正道、遏邪說、正人心、揚公論，皆當見而為之，又何可病而譏之哉？人命之修短繫乎天，不可以力爭也，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。人心之貪與廉，自我作之，豈外物所能易哉！向使有泉焉，曰飲之者死，我乃奮其不畏之氣，冒而飲之。死非我能奪也，而容有死之理而強飲焉，是矯也，是無益而沽名也，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矣。大丈夫之心，仁以充之，禮以立之。驅之以刀劍，而不為不義屈；臨之以湯火，而不為不義動。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！人之好利與好名，皆蠱於物者也。有一焉，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。若刺史，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。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，故飲之以示人，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，使外好名而內貪濁者，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。夫是之謂植正道、遏邪說、正人心、揚公論，真足以啟愚而立懦，其功不在伯夷、叔齊下矣。番禺在嶺嶠

外，去天子最遠，故吏於其地者，得以逞其貪。貪相承，習為故。民無所歸咎，而以泉當之，怨而激者之云也。刺史此行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，而泉亦得以雪其冤。夫民，天民也；泉，天物也。一刺史得其人，而民與物皆受其賜。嗚呼偉哉！

以時尚氣節，敢直言，見貪夫疾之如仇，故凡有祿位者，多不與相得。予甚敬其有祖風也，是為記。

遊雲門記

語東南山水之美者，莫不曰會稽。豈其他無山水哉？多於山則深沈杳絕，使人憯淒而寂寥；多於水則曠漾浩汗，使人望洋而靡漫。獨會稽為得其中，雖有層巒復岡，而無梯磴攀陟之勞；大湖長溪，而無激衝漂覆之虞。於是適意遊賞者，莫不樂往而忘疲焉。

曩余行江浙間，聞會稽有雲門、若耶之勝，思一遊不可得。甲午之歲始至越，以事弗克遊。明年春，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，乃與東平李子庚、會稽富好禮、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，則知所謂雲門、若耶，果不謬於所聞，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。而人事不偶，不能如其願，遂自廣孝寺度嶺，至法華山而歸。至於普濟、明覺諸寺，名山古跡，多不得一寓目，而余之興終未已也。其年六月，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，頗得觀所未歷，而向時同遊之人，俱不在焉。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，輒興悲感，於此觀之，良非過矣。

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，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，凡其所至，一丘一壑，莫不有記。夫嶺外，黃茆苦竹之地，有一可取，猶必表而出之，而況於雲門、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？惜余之荒陋，不足以發揚之也。雖然，嶺外之地，各擅一奇，而不能皆。譬之於人，取其長，不求其全。故陳文子取其清，令尹子文取其忠，臧武仲取其智，尾生取其信，務光、卞隨取其廉，孟賁、夏育取其力，慶忌、專諸、北宮黝之徒取其勇，如斯而已矣。若夫雲門、若耶，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。故但記其足之所至，目之所及，聊以志歲月雲。若其昔遊之地，則伯言已記之，不重述也。

出越城至平水記

舟出越城東南，入鏡湖四里許，為賀監宅，宅今為景福寺。又東南行二里許，為夏後陵，陵旁為南鎮祠。又東可二里，入樵風徑，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。徑上有石帆山，狀如張帆。又折而西南行二里，為陽明洞天。其中有峰，狀如傘，名曰石傘之峰。其東為石

旗，秦皇酒甕在焉。又南入若耶之溪，循宛委玉笥，溯流三里，至昌源，有故宋廢陵，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。其上有山，狀如香爐，名曰香爐之峰。入南可四里，曰鑄浦，是為赤堇之山。其東山曰日鑄，有鉛、錫，多美茶。又南行六、七里，泊於雲峰之下，曰平水市，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。其地居鏡湖上遊，群小水至此入湖，於是始通舟楫，故竹木薪炭，凡貨物之產於山者，皆於是乎會以輸於城府，故其市為甚盛。

開元寺僧有庵在市中，是為機上人祖，故上人邀宿其所。庵側有小軒，俯耶溪。而山自秦望之陽，分趨雲門，北下者至此而止，其南自舜田、陶山、剌浮、若耶，東下者則皆在其外，歷歷可數諸簷楹間，故雖居市中而不黷首。春水涸舟，不得深入。登岸行一里餘乃至。坐久，覺清爽。機上人因請名其軒，莫能定。比至法華山，伯言好禮，乃議其名曰「溪麓」，以其在溪之上，山之足也。且俾予為記。乃明日入城府，俗事又至，思遂遏，至於今。

今予來時，機上人為育王書記，適自四明歸，復送予至庵所。時雨新霽，舟直抵橋下。予出城前一日，友人招飲，大醉。明日入舟，比登岸，且醉不能醒，乃臥溪麓軒中。明日，機上人辭還育王，予獨至靈峰尋奎上人。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。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圓中也。

活水源記

靈峰之山，其上曰金雞之峰，其草多竹，其木多楓櫧，多松，其鳥多竹雞，其狀如雞而小，有文采，善鳴。寺居山中，山四面環之。其前山曰陶山，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；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，歐冶子之所鑄劍也。寺之後，薄崖石有閣，曰松風閣，奎上人居之。

有泉焉，其始出石罅，涓涓然，冬溫而夏寒，浸為小渠，冬夏不枯。乃溢而西南流，乃伏行沙土中，旁出為四小池。東至山麓，瀦為大池，又東注於若耶之溪，又東北入於湖。其初為渠時，深不逾尺，而澄徹可鑒，俯視，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，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遊，終日坐水傍，名之曰活水源。其中有石蟹，大如錢；有小魚，色正黑，居石穴中，有水鼠，常來食之。其草多水松、菖蒲，有鳥大如鴿鵓，黑色而赤觜，恒鳴其上，其音如竹雞而滑。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，浴飲畢，鳴而去。予早春來時，方甚寒，諸水族皆隱不出，至是悉出。又有蟲四五枚，皆大如小指，狀如半蓮子，終日旋轉行水面，日照其背，色若紫水晶，不知其何蟲也。

予既愛茲水之清，又愛其出之不窮，而能使群動咸來依，有君子之德焉。上人又曰：「屬歲旱時，水所出，能溉田數十畝。」則其澤又能及物，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！

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

出靈峰，徇溪而上，至雲門近十里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，為普濟寺。外視甚峻絕，若無所容。陟石徑數十步，忽平廣而寺始見。入其中，則松柏幽茂，徑路窈窅，似不在人間世。問之，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，將軍何充常詣聽講，有何胤讀書之室，故又謂之何山寺。寺西廡有樓焉，其扁曰「清遠」，昔創之者，雲峰和尚；而今居之者，砥上人也。

客至，上人邀客坐樓上。日色方甚熾，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。開戶左右眺，則陶山、剌浮、柯公、秦望、紫霞諸山，皆在眼底。有泉出竹根，流入於樓下，其聲琅琅然。又有白石岡在樓外，其石色皆白如玉。上人見客喜，因請為詩。詩成，又求敘「清遠」之義。予笑曰：「樓之名，子與之也，我安能知子意哉！且盈目前皆山水也，我不知其孰為清、孰為遠也。今夫天清而望遠，無遠之弗見也。及其雲雨晦冥，則所謂遠者安在哉？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。」上人不應。既而躍然曰：「命之矣！」

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

是日未午，已大熱。砥上人固欲留客宿，有來告曰：「浮休公待於其深居且甚久。」予曰：「浮休公老人也，不可使久待，雖熱必速往。」遂亟辭出。上人持其酒，追至寺門外亭上，臨池水坐，更盡四五杯。

忽有雲自西方飛來，翳日，奎上人拊掌曰：「可行矣。」乃登輿度何山嶺，上剌浮。至明覺寺，雲去，因相視大笑。時日方懸天中，氣如爐炭，乃皆坐松下石上。俯視澗水，風出松水間，淅淅作涼意。少頃，有僧出揖客，乃偕上後山麓，謁千歲和尚塔，觀洗骨池於東廡下。蓋當山之巔，而有水能為池，雖大旱不乾，謂之靈跡，或可信也。而予特愛其前三澗，自三方來，皆會石壁下，正與寺門對，鹿頭、龜鶴之山隔澗水，若拜其下，而柯公、陶山、木禾、鵝鼻諸峰咸外列，如屏障。故寺雖高，不露。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占，豈虛語哉！

觀覽久之乃降，自前嶺絕澗，少憩道側，雲復自岩中上，冉冉欲作雨。趣行至深居。道上凡三憩，每行，皆適當云起時。以語浮休公，浮休公亦大笑。歷觀古人，未有觸熱遊者，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。

深居精舍記

深居精舍者，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。上人名允若，字季蘅，以文行聞於時，賢士大夫無不與交。號之曰若耶溪，因其名而配以地也。

深居去雲門十里而贏。初入溪口，有奇石拔起沙水中，狀如折柱。其下者如伏獸，其名曰釣台，其石罅皆有樹。自釣台溯溪入，溪色湛碧，兩岸皆粳稻，風過之，其香菲菲然。有三山鼎足列，狀如三獅子。九墩錯其間，為九球。深居在三獅子中。其背山曰柯公之山，山上有潭，潭中云有白龜，有龍，恒出作雲雨，歲旱，禱輒應。其右山曰化鹿之山，亦曰鹿頭，相傳葛稚川既化為仙，有木幾，亦化為鹿，在此山。其外山曰秦望。其左山曰木禾，木禾視群山為最高。其前山曰鵝鼻之峰，其高與木禾等，峰頂大石突起，望之如鵝鼻。大海在鵝鼻東北，其上云有秦時碑，今亡之矣。鵝鼻北下小山曰望秦，秦望在望秦北。又北曰天柱，曰玉笥。又東北為陽明之山，是為禹穴，其下維湖。

予既至深居，與俘休公語，極相得。又愛其有美木、佳水石、花竹，且靜僻無妄人跡，雖隆暑不汗，因留八日出。既出而心恒思之。

松風閣記

雨、風、露、雷，皆出乎天。雨、露有形，物待以滋。雷無形而有聲，惟風亦然。風不能自為聲，附於物而有聲，非若雷之怒號訇磕於虛無之中也。惟其附於物而為聲，故其聲一隨於物。大小清濁，可喜可愕，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。土石厱鼜，雖附之，不能為聲。谷虛而大，其聲雄以厲；水蕩而柔，其聲洶以厥。皆不得其中和，使人駭膽而驚心。故獨於草木為宜。而草木之中，葉之大者其聲窒，葉之槁者其聲悲，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，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。

蓋松之為物，幹挺而枝樛，葉細而條長，離奇而罷傞，瀟灑而扶疏，鬖髿而玲瓏。故風之過之，不壅不激，疏通暢達，有自然之音。故聽之可以解煩黷，滌昏穢，曠神怡情，恬淡寂寥，逍遙大空，與造化遊。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。

金雞之峰，有三松焉，不知其幾百年矣。微風拂之，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。稍大，則如奏雅樂。其大風至，則如揚波濤，又如振鼓，隱隱有節奏。方舟上人為閣其下，而名之曰松風之閣。予嘗過而止之，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焉。蓋雖在山林，而去人不遠。夏不苦暑，冬不酷寒。觀於松，可以適吾目；聽於松，可以適吾耳。偃蹇而優遊，逍遙而相羊，無外物以汩其心，可以喜樂，可以永日，又何必濯穎水而以為高、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？予四方之寓人也，行止無所定，而於是閣不能忘情。故將與上人別，而書此以為之記。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。

松風閣記

松風閣在金雞峰下，活水源上。予今春始至，留再宿，皆值雨，但聞波濤聲徹晝夜，未盡閱其妙也。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，因得備悉其變態。

蓋閣後之峰，獨高於群峰，而松又在峰頂，仰視如幢葆臨頭上。當日正中時，有風拂其枝，如龍鳳翔舞，離褷蜿蜒，幡撝徘徊。影落簷瓦間，金碧相組繡，觀之者目為之明。有聲如吹塤篪，如過雨，又如水激崖石，或如鐵馬馳驟，劍槊相磨戛。忽又作草蟲鳴切切，乍大乍小，若遠若近，莫可名狀，聽之者耳為之聰。

予以問上人，上人曰：「不知也。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，凡耳目之入，皆虛妄耳。」予曰：「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，何也？」上人笑曰：「偶然耳。」留閣上又三日，乃歸。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。

橫碧樓記

天下之佳山水，所在有之。自有天地以迄於今，地不改作也，或久晦而始彰，其有數乎？抑亦繫於人也？故蘭亭顯於晉，盤谷顯於唐，乃與右軍之《記》、昌黎之《序》相為不朽。物之遇也，果有待於人哉？

會稽山陰之柯橋，即古之柯亭也。有寺曰靈秘，有上人曰守基。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，而惜其不能與東山、雲門並揚於時也，乃相其南偏作樓焉，出群室之上。憑之而覿，山之峙者蒼然；俯之而矚，水之流者淵然。或挺而隆，或靡而馳，如龍如虎，如蛟如蛇，如煙如雲，如藍如苔，如帶如屏，遠近高低，縈紆蔽虧，舉不逃於一覽。於是

其地遂為甲觀，恨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。

至正甲午，用章師自浙西來，過而奇之，以其兼山水之美也。山與水皆以碧為色，故命其名曰「橫碧」，而俾予為之記。師今世之高人也，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。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，風清月明，登樓一吹，可以來鳳凰，驚蟄龍，真奇事也。上人能之乎？吾將往觀焉。

孝友堂記

堂曰孝友，敦人倫也。善父母為孝，善兄弟曰友。陶君忱仲及其子凱，俱有孝友之行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。按《書》言：「君陳，……惟孝友於兄弟。」《詩》言：「張仲孝友。」是皆天子之大臣，則不舉其事業，而以孝友稱之，蓋以修身齊家，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。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後民法之。孝友也者，所謂懿德之首與？

陶君者，台之臨海人也，舊為巨室。生八年而母卒，繼母弗能愛。及長，娶吳氏，相與謹事母，母終不能容。君乃與妻出居於外，力勤苦，織績以為食，朝夕入定省弗曠。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，不使君與聞。久之，家日匱，父又且老，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。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，以其資為弟娶婦，嫁其妹，咸得所。由是繼母大感悔，君益虔。門庭之內，穆穆如也。吳氏早喪父，其母沈無以養，君亦迎養之，以壽終於陶氏。凱讀書有文行，為貧故，恒出外，以經學教授弟子。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眾，故得以其束脩之入，佐父治喪葬，供祭祀，悉如禮。上世墓域有奪於勢家者，咸贖而表之。凱無他兄弟，惟一妹，適顧氏，早卒。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，如己子。故鄉黨之稱孝友，莫不曰陶氏父子。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。於是栝蒼劉基既敘其事，復為之言曰：

《詩》不云乎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夫孝友之在人心，不求諸外，而民鮮能者，欲昏之也。世教既衰，彝倫攸斁，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、取箕帚而誶語，如賈子之云者，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？又敢望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？若陶君者，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！方其家之富也，見棄於親，甘遠身而不失於禮。及其貧也，弟妹無所托，又竭力自任，而不貽父母憂。嗚呼難哉！若陶君，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！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！君陳、張仲皆以孝友施於政，而達於天下。陶君無其位，不得流其澤於民，而獨行於家。至其子，又克類。天將昌陶氏乎？

子類父，孫類子，繩繩焉而不絕，能無昌乎？善之有後，天之道也。凱字中立，今之鄉貢乙科，為永豐縣教諭，與余善。是為記。

白雲山舍記

物之出於山，惟云為神靈，而士有類焉。其發也如縷，浩浩然盈天下，士之達而用於世者類之；斂其色，密其跡，忽然而生，泯然而潛其形，士之隱而不用於世者類之。是故悠然而風行，滃然而晦冥，卬然而震霆，蛟龍乘焉，鬼神憑焉，人皆駭之。泄泄滀滀，清涼炎熱，容容汁汁，沛為膏澤，人皆仰之。神矣哉！人莫得而窺也。或冒於石，或棲於木，或起或伏，揚蕤擢葉，靡漫岩谷，或隆或窪，或舒或葩，布交加，旖旎紛，拂水浮沙，上騰為赮，罨乎成光，蔚乎為章，合散五色，變化無極，而士之文者類之。夫既類於人矣，則人之好之宜也。

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峰，命其室曰白雲僧舍，求予記。夫天台，南紀之名山也。山以出雲為神靈。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，莫天台若也。雲之所發所聚，千態萬狀，無不備有。則不取夫青黃赤黑，而獨取其白者，何耶？山之阿，澗之濱，洋洋漠漠，惟意之適，雲之處而未出者也。上人方外之士，無役世之志，則惟淡而不華、素而不雜者，可以適吾情也。今夫雲，人莫不見，而鮮能知之，惟日夕與處，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，斯知之矣。故觸石而出，膚寸而合，不終朝而雨天下者，雲也，其始也白而已矣。然則上人其知云哉！不可以不記也。於是乎記。

怡怡山堂記

怡怡山堂者，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。任君居越之蕭山，家世讀書。父母具慶，年過七十，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。乃以其二親之命，預卜葬地於北幹山之陽，去郭四五里，室其旁，以為遊息之地，所謂「怡怡山堂」是也。

其為堂也，背負崇岡，左回右環，眾木扶疏，修篁來風。前迤平疇，夏麥秋禾，芃芃離離。遙望越山，矯若遊龍。帶以長渠，舟楫通焉；彙以清池，石泉泄焉。聽之泠泠，如築如琴。赤鱗之魚，泛濫藻荇，憩之沉沉，泳之熙熙。景與心融，莫知其疲。於是天清日明，二老乃泛輕舟，乘板輿，從以諸孫，斑裳彩衣，徜徉乎其中，不知其忘昏晨，而樂以終永年也。雖然，此特其娛乎外者也。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，而親誠悅之，謂悅親之道，惟在是矣。而不知伯大之兄弟，友愛篤於心，無間於家人之言，以能稱父母

之所願欲，而父母無不悅矣，又何俟於此哉！

伯大之子元，與予善。邀予遊而請以名其堂，吾故究其本，而以「怡怡山堂」名之。孔子曰：「兄弟怡怡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兄弟既翕，和樂且湛。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。」孔子舉而讚之曰：「父母其順矣乎！宜兄宜弟，事親之本也。」請以是而揭諸堂，以示任氏之子孫，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，而則之效之，以世其德於無窮，庶其不為無益而有助矣。

棣萼軒記

至正十四年春二月，予以事至蕭山，過故人包與善，留舍於其棣萼之軒。明日，予還居越。無何，與善以書來，言曰：「大同之先，舊為山陰人，今徙家蕭山，三世矣。先人一身無兄弟，而大同之兄弟五人，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。且卒，遺命『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』。願先生為我記之。」

按棣萼之義，出自《小雅》，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，故作《棠棣》之詩，極天下之人情，以致儆於世之為兄弟者。今包君之命其軒，不亦遠哉！夫兄弟，一氣之分也。兄弟不親，亂之本也，雖有家室，將焉保之？先王之教不行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。血氣之欲，流為忿爭，簞食豆羹，不能相讓。由是干戈尋於門庭，鬥鬩作於戶牖，然後手足化為豺狼，而人道絕矣。夫父母之生子，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。父母沒，而兄與弟不相容，死者之目，其不瞑於地下矣。

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，去其所戒，而敦其所勸，使祖考慰於上，而子孫法於下，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。昔者湯以「日新」銘其盤，武王以「敬義」書其几杖，器用朝夕見之，以啟其心，迪其德，學聖人者師焉。然則茲軒之扁，當無愧於古人矣。吾子勖哉！

魚樂軒記

至正癸巳，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，判紹興之餘姚州。明年春，奉府檄至郡，理鈔法及賑濟事，寓永福寺之東軒。東軒者，上人善啟之所居也。其廣不盈丈，而清明不煩。有榻可息，有花木竹石可玩。軒之前，甃瓦石為小池。有魚六七十頭，皆長五六寸，赤鱗錦章，出入蘊藻中。悠悠焉，或泳或翔，或吹而漚，或施而漣；與與焉，不啻如處江湖

而乘秋濤也。程君觀而悅之，命其軒曰魚樂之軒。

或難之曰：「《詩》不云乎：『魚在於沼，亦匪克樂。』今此無乃又迫於沼而非魚之所樂乎？」程君曰：「吁！果然哉！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。夫惡憂患而樂無害，凡物之同情也。是故性遷於習，習貫而樂生焉。豈惟魚哉？野鳥之處籠中，其始至也，憧憧焉，聞聲而躍，見動而惕，如不能須臾生也。及其久而馴也，則雖舉而之野，縱之而不逸，驅之而不去，徘徊盤旋，恐違其所。離之則悲以鳴，狂顧而疾赴焉。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。夫山野之優遊，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？彼既習而耽之矣，我局促而彼優遊之矣，又烏得不樂哉？今夫汙澤之間，數罟不禁，繒罔如雲；鮫人蜑夫，鼓楫生風；獵獺鷙鶻，鷲鷺成群，利觜長骹，沒淵泉，撇波濤，無隱弗留；鯤鮞登於庖廚，鮅鮮血於胎卵，患害日至而無所避。優遊云乎哉，則又曷若處此之為樂也？」難者無以應。遂書以為記。

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，雖蚤虱蚊蠓，必思所以完之。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為依，宜其有樂而無憂矣。

養志齋記

事親莫大於養志。孟子之言至矣！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，蓋將以朝夕觀省，而致孝於其父母。屬予言以記之。

夫孝，百行之首也。為人子而志於孝，夫奚為而不淑哉？孔門弟子以孝稱於聖人而揚於天下後世者，閔子、曾子而已。遊、夏之徒，則各有所虧缺，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，何耶？甚哉孝之難也。今世之養親者，以飲食供奉為至足，而不知戚其戚，欣其欣，至於違其情而不顧，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？

唐氏，東吳之巨室也。華亭在松江之濱，勝地冠於浙右。烏程之釀，巨口細鱗之魚，秋菰春韭之菜，芳菰精稻，晨鳧露雞之臞，所以適口充腹者，無不有矣。其為室也，東望三泖九峰之山，西望具區，山光水色，遠近輝映，翠霞晨飛，玄鶴宵警，松篁眾木，花鳥靡曼，所以娛耳悅目者，無不備矣。白髮坐於堂上，彩衣戲於庭下。欲有與，隨所命；欲有適，僕夫版輿，觀望頤指，不呼而集。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。」

雖然，予之所求於唐君，則有大於此者。夫父母之愛其子，心無窮也，痛癢疾疢，如己受之，否泰榮辱，憂喜鍾焉，可不念哉！人知愛其身、不愛其親為不孝，而不知愛其親、

不愛其身亦為不孝。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，而不謹其身、以陷於刑辟者，其於道又何如耶？是故時言慎行，由義履禮，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；尊賢友仁，修慝辯惑，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汙；和其兄弟，親其姻族，睦其鄰裏鄉黨，使父母之澤流於子孫而不墜。所謂養志，其庶幾乎？唐君勉之，閔子、曾子亦人也。

裕軒記

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，名之曰裕軒。予既為銘之矣，而元實復請記焉。

夫裕者，寬廣之謂也。今元實之室，大不盈丈，高不逾仞，庭不容栜杷之木，徑不通一馬之足，櫛櫛密密，藩籬逼塞，不見孔隙，而謂之裕，可乎？蓋人之裕在物，而王子之裕在我。人以物我裕也，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。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，其斯所以為裕乎？今夫人憂思鍾乎情，好樂牽乎心。我欲富也，金谷珊瑚不為多，西蜀銅山不為饒，陶朱、猗頓之積不為豐；我欲貴也，通侯牧守不為尊，大車駟馬不為榮，萬鍾五鼎不為屬厭；我欲娛樂也，食前方丈不為奢，歌舞靡曼不為淫，弋獵馳騁不為荒，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。則必竭力以求之，有所不獲，則食不甘，寢不安。若是，雖履汗漫之野，登穹窿之丘，將無所容其身，而可謂之裕乎？

而王子則不然。飯一盂而飽，酒一升而醉，無求多於口腹，而吾之心裕如也。夏一絺而涼，冬一裘而溫，無求多於衣服，而吾之心裕如也。誦吾詩，讀吾書，適吾情，則遊足則息，倦則臥，無求多於盤樂玩好，而吾之心裕如也。足不踐訟獄之庭，耳不接市肆之言，目不眈佳冶之容，口不談官政之是非，無求欲尚人，而吾之心裕如也。一榻之小，容身之外非吾庸；一室之卑，蔽風雨之外非吾憂；僮僕之愚，子弟之癡，任使令之外非吾誅；然則何往而不裕哉？故軒之不裕，而得裕名焉，以王子為之主也。

甲午之歲，余辟地於越，主王氏，知王子之為人，與之交而善。於是乎為之記。

尚節亭記

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，豈徒為玩好而已？故蘭取其芳，諼草取其忘憂，蓮取其出汙而不染。不特卉木也，佩以玉，環以象，坐右之器以欹，或以之比德而自勵，或以之懲志而自警，進德修業，於是乎有裨焉。

會稽黃中立好植竹，取其節也，故為亭竹間，而名之曰尚節之亭，以為讀書遊藝之所。淡乎無營乎外之心也，予觀而喜之。夫竹之為物，柔體而虛中，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，以其有節也。至於涉寒暑，蒙霜雪，而柯不改，葉不易，色蒼蒼而不變，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。信乎，有諸中，形於外，為能踐其形也。然則以節言竹，復何以尚之哉！世衰道微，能以節立身者，鮮矣！中立抱材未用，而早以節立志，是誠有大過人者，吾又安得不喜之哉！

夫節之時義，大《易》備矣，無庸外而求也。草木之節，實枝葉之所生，氣之所聚，筋脈所湊，故得其中和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；反之，則為瞞為液，為癭腫，為樛屈，而以害其生矣。是故春、夏、秋、冬之分至謂之節。節者，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。人道有變，其節乃見。節也者，人之所難處也，於是乎有中焉。故讓國，大節也，在泰伯則是，在季子則非；守死，大節也，在子思則宜，在曾子則過。必有義焉，不可膠也。擇之不精，處之不當，則不為暢茂條達，而為瞞液癭腫樛屈矣，不亦遠哉！《傳》曰：行前定則不困。平居而講之，他日處之裕如也。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，而又與吾徒遊，豈苟然哉？

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

人有守正議而不阿，蒙排斥而不撓，知為國而不顧其身者，真可謂大丈夫哉！故石可轉也，而吾之志不可回；水可遏也，而吾之氣不可沮。蓋其所見素明，而所立素定，非若庸人匹夫，偶有所知，而發於一時之暫，夫是之謂不餒。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。

謹按公名文瓚，字子璋。其先彰德人，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。家世業醫，為金國御診，號曰金紫醫官。金亡，竄處南陽。有諱全者，贅婿於葉縣楊氏，遂改籍裕州，公之祖也。生子曰欽，字敬之，讀書遊京師。受知於中書左丞崔公，崔公舉以為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。未幾，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，道過南陽，君往見焉。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，構崔公陰事，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，逮捕君，送刑部，搒掠殆死，君終不屈，乃以他事致崔公罪。於是湖廣行省阿裏海牙平章高君節義，辟為掾。從鎮南王伐交趾。君還自交趾，又以事忤用事者，遂遣君之廣西，造海舶石康。還至靜江，中瘴毒，疾作，卒於驛舍。後以子恩，追贈嘉議大夫、禮部尚書、上輕車都尉、南陽郡侯；子即運使公也。

公少失父母。稍長，能讀書。以儒生舉為吏，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，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，升內台察院書吏。考滿，授將仕郎、池州路總管府知事；未任，改授宣政院斷事官

知事；甫三日，御史臺辟為掾，轉中書省掾。考滿，授從事郎、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。

至治中，民有吳機孫者，以賄交權貴，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，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，願以獻於朝。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，而實分取之，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。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，疆其田，則皆編戶恒產，連數十萬戶，戶有田，皆當奪入官，浙西大駭。而使者甚威猛，上下畏颱，奉命莫敢忤。公奮白廉使朵兒隻班公，收所獻田民，按問得實狀，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。同僚皆愕，不敢署。公力讚廉使，獨署之，以達於御史臺。官以聞，而使者亦言公沮旨。執政大怒，奏收公按問。內外驚駭，公恬不為意。會內御史臺奏緩其事，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。後朝廷亦知其誑，獻田者皆抵罪。

十有二月，除兵部員外郎，至京師。未上，除右司都事。至治四年，從幸上都。六月，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谘言：廣西岑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，據城邑，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，請調兵四萬討之。時中書參政馬來，忽剌歹之侄也，與參議王某同主，亢其請。集議於中書政事堂，右丞相拜住公曰：「是事屬右司，宋都事首署案牘，其先言。」公即前曰：「某嘗為書吏湖北憲司，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。廣西為湖廣屬地，故得悉知廣西事。今忝與計事列，固當為竭愚言，矧丞相有命，某敢不言？廣西，蠻夷之地，自古王化所不及。其地多{艸岡}毒，瘴癘不可觸；其俗尚狠鬥，動輒相仇殺，不可以禮義訓。至元中，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，則散入山谷，敗而復集，迄無成功。故因其還業，授以名爵：岑世雄，土軍萬戶；黃聖許，祿州知州。亦聊以羈縻之耳。蓋得其地無所益、得其人無所用故也。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。大德中，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，奏準，發湖廣、四川、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。時廣西廉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，請以家屬保其不叛，朝廷從之，即命奧屯忽都魯行招諭事，至今又二十餘年，不聞有變也。今曰『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』，今已六月，而邊報不至，非虛言乎？徼功生事，非國家之利也。」王某等猶爭之，公曰：「昔完澤答剌罕丞相皆賢宰輔，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，豈務為姑息哉？防黷武也。劉二拔都，先朝名將，進討無功，無地利也。今之為將者何人？調兵四萬，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，騷動三省。幸而有功，得不償失；不幸失利，不得中止。兵連禍結，塗炭平民，耗損國用，悔之何及！」丞相曰：「善。」乃復以奧屯忽都魯為同知副都元帥，宣慰廣西，廣西果不反。

七月，改左司都事。八月，英宗皇帝崩，晉王即位，除監察御史。未幾，除左司員外郎，出為江浙行省郎中，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，轉禮部侍郎。天曆二年，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。除儲政院同僉，不赴；遂改除杭州路總管。仁宗皇帝時，西台御史中丞脫篤

以罪廢。延祐末，皇太后有旨，命中書省復與除授。時公為省掾，白參議閱舊案，寢不除，脫懽由是大恨。公為御史時，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，及御史大夫帖失弒逆，其黨與皆不宜任用，坐黜免者甚眾，咸相與構害公。會脫懽復為南台大夫，其黨和尚為廉訪使，將之官，囑之曰：「宋總管，吾仇也，必為我報之。」和尚許諾。至則召吏卒，悉諭之意。先是，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，孤老為數萬五千有奇，其實不滿六千人，餘皆假名姓，冒請人甲首，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饋遺，以故互為容匿不舉，歲冒破米二萬五十石、鈔二萬餘錠。公至，摘取冒籍者，悉削去之，由是上下多怨慍。有富民沈氏，兄與弟爭財，母右其弟。公曰：「兄不憐弟幼而爭財，是不友也；且有母在，皆子也，母所右，官亦右之。」遂直其弟。至是，和尚令人脅其弟，使誣公贓，弗肯，命群卒拘繫之，榜棰鍛煉，俾為之詞。詞成，召公以屬吏。公被召不平，即悶絕，吏懼獄不就，罪且及己，乃妄為公誣服詞，取公座署以為式，代公署。和尚大喜，竟繫公獄。會母夫人以憂恚卒，公乃以例出持服。久之，御史為辨其冤。

除紹興路總管。未及考，除山東都轉運鹽使，召為刑部尚書。先是，汴梁盜殺省臣，矯制除官發府兵，多所詿誤。盜敗，有詔：止坐首惡，脅從勿論。至是，復議治，連三百餘人，族斬刑竄有差。公不從，曰：「已有詔而違之，不可。」丞相高昌王以罪死，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，送刑部議。公不肯，曰：「獄情未具。」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，改除大都路總管。台官希意，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，劾奏坐免。無何，御史鄭彥章等辨其誣。除兩淮都轉運鹽使。時海上寇起，江淮間遊民群聚販鹽，因而劫商旅為盜。公至，督有司掩捕，獲其渠魁，鞫問，盡得其黨與。會有為風憲官者被劾，居無錫，與其徒相交結甚厚。及是，起為淮東廉訪副使，至即為番案，悉出其囚，按鹽司枉勘，召吏抵罪。公遂以老疾謝事，居紹興，時年七十矣。

公為浙西經歷時，嘗出，遇卒牽一囚，見公至，伏地呼枉。公駐馬問囚，囚曰：「我湖州農民，姓名為楊信。方家居力農，忽有卒云自浙東來，以強賊見捕，逐受執，不知其由。」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，疑有詐，召有司付之。訊，果得詐狀，案上。公曰：「此必有故。」命再讞，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、故構詐擒信、轉致死地使死狀，流其僧於海南。公為紹興，有惠愛於民，嘉禾生於郡，郡人歌之，故以老處紹興，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。

基年少時，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，必以宋總管為首稱。及來越，始獲見公。因訪於越士，得公所行之大概，錄以為後進式。往年陳萬戶逐鹽賊，被殺海上，其賊即公所督捕，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，今皆為大盜，在江陰，莫能制云。

壽萱堂記

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，名曰壽萱，以奉母也。按萱，草名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焉得諼草，言樹之背？」諼與萱同音，而諼之義為忘，故草名萱，亦取其能忘憂。北堂謂之背。婦洗在北堂，見於昏禮之文；而萱草忘憂，出於嵇叔夜之論。後世相承，以北堂喻母道，而又有萱堂之稱，蓋不知其何所據。若唐人「堂階萱草」之詩，乃謂母思其子，有憂而無歡，雖有忘憂之草，如不見焉。非以萱比母也。又按醫書，萱草一名宜男。以萱諭母，意或出此？蓋不可知。然萱能忘憂，既壽矣，又無憂焉，人之所願欲遂矣。子之奉母，不過欲其如是，則壽萱之名，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。

夫人欲孝而親不待，或厄窮而無以為孝，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，豈不大可憐哉？余君豐於家，而得壽母以養之，其所受於天者厚矣。《書》稱五福，壽、富、康寧居其目之三。康寧也者，無憂之謂也。五福四繫於天，而一繫乎人，攸好德也。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，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，斯可謂之能好德已！人知四者之繫於天，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惠迪吉、壽、富、康寧、考終命，惟攸好德者受之。」余君勉乎哉！《詩》曰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」夫積德如水，愈浚而愈深；否則有時而涸矣。余君勉乎哉！

諸暨州重修州學記

學校以教民明人倫，見於書傳，肇自虞夏，以逮於今，莫不以先代聖人為師。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自太皞迄於孔子，聖人迭出，莫不以道德被於民物、垂於後世。孔子既出，而天下翕然師孔子。自漢以來，釋奠先師，皆於孔子。至唐太宗，遂詔州、縣學悉立孔子廟，至今因之無有間。議先孔子者，得志行乎當時，後世不獲見聞其言行之詳也，而欲學焉，何從而入哉？孔子獨無位於時，而以淑其弟子，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。微孔子，師不知所以教，弟子不知所以學，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，而人不知軌範。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，亙古今，彌天地，不可易也。是故宰我、子貢、有若孔子之弟子也，其論孔子，或曰「賢於堯舜」，或曰「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」，而後世不以之為黨。子思，孔子之孫也，其論孔子，則曰「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燾、無不持載」，而後世不以之為私。國家仍先代舊制，凡天下郡、縣，莫不有學，學皆有孔子廟，立官設教，以作成賢能，至今且百載。承平既久，天下忘危，於是盜賊竊發，而有事於師旅。為郡、縣者，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，故學校多不舉。

奉議大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，即注意治學事。而州學不修久，墁瓦剝落，梁木蠹腐，且墮且壓。侯大以為憂，亟謀新之。會同知張君守正、判官許君汝霖、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，侯大喜曰：「吾事成矣！」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、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於治事之堂，集吏民，勸儒戶之有田而羨於財者，俾以力高下供役，眾皆願聽命。乃擇木伐石，命之曰：必鞏必完。自殿堂以及廊廡、齋居、靈星之門、先賢之祠，罔不畢葺。於是廟益邃以清，學益隆以嚴，弦誦藹然，士氣為之一新。經始於至正十五年五月，告完於是年七月。乃以其事請記於劉基。